



Every
Time
I
See
You

一见到你呀



栖见

///
作品

栖见

继《喜欢不喜欢》后
都市甜宠新作

超厚夸
超模小姐

装正经
骨科医生

既然忘不掉你，那么
我认输

在周医生眼里
向小姐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超级BUG
当年处心积虑追他，眼看到手却跑路了

多年之后再相逢，作为报复——
他只好把她忘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一见到你呀

栖见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见到你呀 / 栖见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594-1823-4

I. ①一… II. ①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404号

书 名	一见到你呀
作 者	栖 见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朵 爷 夏 沅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沅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15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23-4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You

See

I

Time

Every

Chapter 1	你祖宗	/ 001
Chapter 2	妖精妹妹	/ 019
Chapter 3	忘不掉的她	/ 038
Chapter 4	我去求佛	/ 057
Chapter 5	八年	/ 079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6	从未缺席	/ 100
Chapter 7	多么希望	/ 122
Chapter 8	等不及	/ 143
Chapter 9	坏掉了	/ 163
Chapter 10	你说得对	/ 183

目录

You

See

I

Time

Every

Chapter 11	魑魅魍魉	/ 207
Chapter 12	都会给你	/ 227
Chapter 13	命都是她的	/ 246
Chapter 14	来说爱我	/ 261
Chapter 15	从一见到你开始	/ 277

C
O
N
T
E
N
T
S

番外——辛德瑞拉	/ 291
番外——情话制造机	/ 306
番外——周云暖小朋友的初恋	/ 310
后记	/ 313

Every

Time

Chapter 1

你祖宗

很多年前，少年也是这么一把清冷淡漠的嗓子，

无波无澜地问她：“姓名。”

当时她是怎么回答的来着？

——“你祖宗。”

I

See

You

后台化妆间，气氛压抑凝滞。

一屋子的女孩子，个个都身材姣好，面容精致，三三两两堆倚靠着化妆台桌沿站着，看戏似的围观总负责人发火，不时垂头小声议论两句。

屋子正中间站着两个人，其中的负责人双手叉着腰，一双漆黑的眉剑紧紧地拧在一起，训话：“你刚刚是在干什么？你在梦游？走路走不了？高跟鞋不会穿？”

“Z家这次这么好的资源！好好的一次机会给你，结果，搭好的戏台子，你说砸就给砸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负责人的眼睛很大，瞳孔却小，配上他又浓又粗的黑眉和胖脸，看起来像是蜡笔小新的同胞兄弟。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实在不舒服，向歌很有可能会笑出声来。

而此时，她却只能勉强保持站立的姿势，努力不让自己弯着腰，下腹胀痛感明显，疼得她眼前发黑，脚踝处也火辣辣地疼，一只脚轻轻踩着地面，不敢用力。

这个形象，倒是挺符合现在的气氛。向歌迷迷迷糊糊地想。

Z家的春夏时装秀，多少人挤破了脑袋也迈不进门槛，原本是绝对没她这个等级的小模特什么事儿的。结果，当时同公司有个模特前一天晚上患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动手术，没办法了，才把她叫来临时充数，还被她搞砸了。

向歌例假一向不太准，并且痛起来完全是山崩地裂级别的，往常为了不影响到工作，她都会提前吃了药推迟。

但是，这次有些突然，她今天早上才接到电话，药没来得及吃，“亲戚”就造访了。

向歌没辙，出门前吞了止痛片就急忙赶过来。等下午药效过去以后，痛感顺着小腹四处蹿，连带着仿佛脑仁都跟着疼，再在台上被聚光灯那么一照，眼前就开始一晃一晃的，一步没迈好，身子一晃，险险站住没摔倒，却崴了脚。

强忍着走完了后面的半程，又要闭幕，等结束的时候，她的脚踝已经肿起来，疼得钻心。结果，回到后台刚坐了两分钟，她又被叫过来挨骂。

面前的人还在喋喋不休，花样层出不穷并且语速惊人，一对蜡笔小新眉随着他嘴唇开合不断蠕动着，整张脸的表情变换异常生动。

向歌不声不响、安静地听他咆哮了差不多十分钟，旁边一个和她平时关系还可以的小姑娘乔欣终于没忍住，怯生生地开口了：“李哥，向歌姐她今天不太舒服，而且刚刚那一下好像崴脚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刚好进来了个男人。

宽肩、窄腰、个子高，唇瓣红润得像是涂了层唇釉，身上那套西装，是B家七十年限量款。

那男人正是今晚这场春夏时装秀的东家小傅总——傅容森。

旁边的负责人还在喷“毒液”，傅容森丹凤眼含情带笑地瞥过来一眼，然后看向

中间站着的人——的腿。

一双笔直修长的腿，肌肤雪白，线条流畅，膝盖骨尤其好看。

再往下，一条腿的脚踝处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微肿泛青，没用力，虚踩着地毯。

这算是这完美长腿上的唯一一点瑕疵。

傅容森的视线一点一点缓慢上移，最终停在那张脸上。

大少爷猎艳无数，见过的美人可能比吃过的饭还要多，即便如此，他也依旧生出了一种久违的、名为惊艳的感觉来，虽然也就只有那么一瞬间。

这姑娘长得实在好看。

傅少爷挑了挑眉梢，觉得这姓李的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他走过去，带着一阵成熟的男香，擦得锃亮的皮鞋踩上地毯，走到屋子中间，脚步停住。

向歌无精打采地抬了抬眼皮，没什么情绪地看了他一眼。她的瞳仁漆黑，浓妆拉着眼角上扬，睫毛极长，微弯向上勾出弧度。

明明是冷淡平静的一眼，傅容森却觉得被她瞥出了那么点勾魂夺魄的味道来。

大少爷愈发兴致盎然，唇畔带笑，眼睛是看着旁边的人，话却不知道到底是对着谁说的：“女孩子脚扭伤了，怎么能让她站这么久呢，模特的脚多重要啊。”他的声音低低的，而且轻柔，意味深长，并且十分缠绵。

这次，向歌终于抬起眼来，和他对视。

这男人连声音都带着桃花香，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每一丝气息都明明白白地写着“老子就是有点儿不明意图”，一股骚包味儿。

向歌弯了弯嘴角，也非常上道地顺杆子往上爬：“那先让我坐下？”

傅容森笑出声来，没说话，直接侧着身拖了把椅子过来，拉到她的面前，做了个“请”的动作。

向歌完全不扭捏客气的，直接一屁股坐下了。

傅少爷亲自拖过来的椅子，负责人也不敢说什么，一口一个傅总地叫，一边跟着他往外走，一边点头哈腰地道歉加解释。

向歌坐在一边不动声色地按着小腹，深色唇膏遮住她苍白的唇色，但是，额头上的冷汗是止不住地往外冒。

她将身子扭到靠边的化妆台那边，倾身把上面的包包扯过来，从里面翻出手机，给夏唯发了条信息，问她什么时候能到。

夏唯那边直接给她打了电话过来，背景音是轰隆隆的重金属音乐，女人大着嗓门道：“你结束了？我人已经到了啊，车里等你。”

向歌嫌弃地皱了皱眉，半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道：“那你进来。”

电话那头的人一听就听出她声音不对，将车载音乐直接关了，讲话的音量也恢复正常：“不舒服？”

向歌有气无力地哼了两声：“身心受创，心里很苦，想哭。”

她边说，边扶着椅背，吃力地站起来，挑起包包准备往外走。

例假这东西简直就是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所以，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折磨女性的玩意儿存在？

向歌挂了电话，尽量把力气用在一条腿上走到门边，手刚碰上门把手，门被从外面打开了。

刚刚已经离开了的男人重新出现在了门口，带着他那一身的骚包气。

向歌挑了下眉，身子侧了侧。

傅容森没动，只笑了一下，一脸假惺惺的讶异表情：“向小姐自己能走？”

向歌心道：你瞎的吗？没看见老子已经走到门口了？

而事实上，她也完全没有掩饰的意思，眼神里全是这么写的。她偏了偏脑袋，单手撑着门框：“傅总还有事？”

傅容森笑意盈盈，又重复了一遍：“向小姐自己走方便吗？不如我送你去医院，毕竟也算工伤。”

向歌觉得这人真是神奇了，崴脚到他这儿也能算是工伤，她斜倚着门，也笑了一下：“不用了，我朋友来接我。”

说完，她冲着他点了点头，也没在意对方的反应，直起腰杆，忍着疼走出去。

没走出几步，她就看见有点急匆匆迎过来的夏唯，她身子一软，站在原地等着夏唯。

夏唯远远地就看见她，小跑两步过去，视线向下看见她白嫩的脚踝上一块青紫，眉头全皱到一起去了，伸手扶住她：“我的向歌大小姐，您这怎么搞的啊？怎么还伤上加伤了？”

向歌被扶着走出去，上了车，整个人在副驾驶座上缩成一个球，又被拉起来递了个保温杯过去，里面是热腾腾的红糖生姜水。

夏唯一边开车往医院走，一边瞥了一眼身边喝红糖水的人，发现她正苦兮兮地皱着眉看自己：“你带止痛片没有？”

“没有。”她干脆果断道。

向歌点点头，也没说话，直接拉开她座位前面的储物盒，从里面翻出一板止痛片，抠出一片放在手心，就着手里的红糖水吞了。

夏唯不赞同地看着她：“你也不能总靠着吃这个。”

“特殊情况，应个急。”

“脚怎么回事，崴了？”

“肚子不舒服，有点分神。”

夏唯皱了皱眉：“止痛片没带？”

向歌闭着眼仰头靠在椅背上，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睁开眼来：“我带了。”

“嗯？”

“出门的时候特地装了一板在包里。”她笑了一声，又慢悠悠地重新闭上眼，“结果放在化妆间的桌上就不见了，你说神不神奇？”

夏唯按照导航直接开到离得比较近的第二人民医院，搀扶着向歌进去挂了号。

医院里工作日人依旧多，向歌拿了号码坐电梯上去等，五间诊室同时开，前面还排着八九个人。此时她喝掉了一整杯的红糖生姜水，小腹回暖，止痛片药效也上来了，人感觉重新活过来了。

差不多等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才叫她的号和名字。

夏唯扶着她走到最后一间诊疗室门口，诊疗室的门虚掩着，她屈指敲门，第一下以后习惯性地停顿一秒，才又继续敲了两下。

她敲完等了一会儿，里面的人终于出声了：“请进。”

向歌推门进去。

诊疗室里，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背着窗坐在桌前，黑发细碎，正握着笔唰唰地写着什么东西。

向歌步子一顿，人站在原地，不动了。

男人垂着头，从她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见他长长的、覆盖下来的睫毛，高挺的鼻梁和棱角分明的下颌。

他的声线清冷微沉，只有淡淡的两个字：“姓名。”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抬头。

向歌突然笑了，想起很多年前，少年也是这么一把清冷淡漠的嗓子，无波无澜地问她：“姓名。”

当时她是怎么回答的来着？

——“你祖宗。”

向歌第一次见到周行衍那年，十五岁。

高一开学第一周，一共五天的课，向歌迟到了四天，并且第五天，她也没准备准时到校。

刚好那天周行衍记名，少年身形挺拔、面容清俊，黑短发干净利落，校服整齐，拉链拉得一丝不苟，领口连一道褶皱都没有。

他的手里拿着块记名板，站在师大附中校门口，眼皮微抬，没什么情绪地看她一眼：“姓名。”

向歌斜挎着空空瘪瘪的书包，单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嘴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漫不经心地扬着下巴睨他。

好半天，她才挑着嘴角笑了一声，声音缓慢懒散：“你祖宗。”

周行衍神色未变，也不气，也不恼，甚至连睫毛都没抖一下，只抬起眼来，看着面前傲慢又嚣张的少女。

清淡的视线从她头顶挑染成灰色的发梢，悠悠地滑过眼角、鼻梁、下巴，再到脖颈、锁骨，一路向下，最终停在她敞开的校服外套的拉链上。

他白皙的手捏着记名板上夹着的泛黄的劣质纸张，不紧不慢地往前翻了两页。

开学第一周，大家基本都会好好表现，迟到的人本来就没几个，至于连续四天每天都怒刷存在感的，除了高二高三年级名字在学校里已经耳熟能详的惯犯以外，陌生的——

周行衍垂眸，对着那寥寥可数几个名字扫了一圈下来：“向歌？”

少女看着他，没说话，漆黑的眼里满满的不爽和莫名的敌意。

看来就是这位了。

周行衍嘴角弯了弯，抬笔在记名板上唰唰唰地写字，头没抬：“拉链拉好。”

“.....”

黑眸少女戾气升腾，卷起舌尖舔了下上牙膛。

一如此时。

向歌坐在诊疗室桌前，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八年不见，他倒是一副完全不记得她了的樣子，偏偏露馅了都不自知，还装模作样地问她名字。

一般门诊医生哪有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姓名的？

向歌眼睛微眯，舌尖搁在两排牙齿之间轻轻咬了一下，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纤长手指抵着病历本边缘，缓慢地推过去。

周行衍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把她推过来的病历本接过去，翻开。

他穿着件白大褂坐在桌前，眉目间的稚气退去，面部线条利落成熟。

“怎么了？”

声音也没了少年时期特有的温润明朗，变得清冷淡漠。

向歌单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桌边，缓缓地开口：“崴到脚了。”

她将尾音故意拖长，拉得很轻，而后，跟着微抬了一下脚。

女人很瘦，光裸的脚背上趾骨一根一根地凸起，脚尖隐进鞋里，纤细的脚踝处有一小片瘀青，颜色不深，但是对比着她过分白皙的肌肤看起来依然很是触目惊心。

周行衍点点头：“先去拍张X光，看看伤没伤到骨头。”

向歌挑了挑眉，没动，拖长声音问道：“如果没伤到骨头呢？”

“轻微扭伤的话，没什么大问题，一周之内脚不要用力，走路的时候小心点。”

“那伤到了呢？”

“片子拍出来，看损伤程度治疗，有必要的話进行手术。”

向歌哦了一声，继续问：“哪种需要复诊？”

她心想，不是不认识我吗？你继续装。

男人再次抬起眼皮来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冷淡又陌生，就好像真的完全没认出她来一样。

片刻，他薄唇轻扬，没波澜的声音响起：“先去拍张X光吧。”

“.....”

让你装，你还真的装啊。

向歌一动不动地盯了他几秒，男人眼神不避不让地和她对视，她撇撇嘴，慢悠悠地捏着病历本站起来道了谢。

刚说完谢谢，她人没动，又站在原地看了他一会儿，眼睛扫视了一圈，睫毛微挑，没话找话似的问他：“拍片子疼吗？疼就不拍了，你给我上点药就行了，我很怕痛的。”

周行衍：“……”

原本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硬是被她磨了好一会儿，她才打算去拍片子。旁边的夏唯过来扶着她往外走。

两人出了诊疗室的门，夏唯侧着脑袋阴阳怪气地问道：“你怎么回事啊？”

向歌低头看着病历本上男人的字，没抬眼：“什么怎么回事？”

“你这花痴犯得有些突兀。”

“我没犯花痴啊。”

夏唯冷笑一声：“哦。”

向歌合上手里的病历本，侧着脑袋挑了挑唇：“他是我初恋。”

夏唯脚步一顿，瞪大眼睛，有点讶异地转过头来：“你初恋我为什么不知道？”

她和向歌在法国认识，虽然后来向歌回国读大学，但是算下来也和她相伴了八年，陪她走过了人生至今为止近三分之一的路。

向歌抛了个媚眼给她：“就刚刚啊，一瞬间，怦然心动，咚咚咚。”

她说着，比了个心跳的动作。

“……”

夏唯翻了翻白眼，觉得自己刚刚那么真诚的疑问真是浪费了感情。

拍X光的地方也要排长队，两个人坐在走廊长椅上等，拍完以后又等了一个小时才拿到片子。

向歌这个人耐心一向不太好，往常等人五分钟都不愿意多等的，这次却破天荒地等了整整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甚至还哼起了歌。

女人懒洋洋地窝在医院硬邦邦的铁椅子上，妆容精致，从五官到身材都完美得无可挑剔，长腿跷着，染着深红指甲油的纤细指尖一下一下、富有节奏感地敲击在膝盖上。

画面原本是很美好的，可惜，哼着的是《北京的金山上》的调子，还走音，就很让人幻想破灭。

夏唯快看不下去了。

时间差不多，她去取了片子，又过来扶向歌站起来，边扶，边忍不住啧啧摇头：

“我怎么感觉像你的老妈子一样的？”

向歌没回话，从她手里接过片子，抽出来，一边往前一瘸一拐地走，一边像模像样地看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这是伤到骨头了啊，肯定得复诊的。”

“……”

夏唯觉得自己今天白眼翻得眼睛痛。

回到诊疗室门口，里面刚好一位病人出来，两个人进去，向歌重新坐回位子上，把袋子递过去。

周行衍将片子抽出来，放到亮处看。

他向着光亮处，高挺的鼻梁被打上了一点高光，视线凝着，黑眸清亮，头微抬，下颌的线条绷得有点紧，看起来莫名性感。

向歌撑住下巴、侧着脑袋看着他，嘴角上扬，眼角微扬，支在桌上的手臂一点一点地往前滑，上半身略微向前，身子软趴趴地贴上桌沿：“医生，我这个严重不严重啊？”

她的声音也懒洋洋的，完全没有病患该有的样子。

“从片子上看，没伤到骨头，应该只是扭伤。”周行衍将片子重新塞回袋子里，椅子往前滑了一点，“抬脚。”

向歌有点没反应过来，上半身挺直了，人没动。

周行衍抬起眼来，看着她，重复了一遍：“脚抬起来。”

向歌挑着眼角，笑得懒洋洋的，一双狐狸眼瞧着他：“女孩子的脚只有男朋友可以碰的。”

男人不为所动地听着她胡扯，嘴角弯了弯：“没事，我是医生，你男朋友会理解的。”

向歌挑了挑眉，一边抬起受伤的那只脚，一边道：“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周行衍没再接话，一只手托着她的脚踝骨后侧，一只手捏着高跟鞋的鞋帮脱下来，俯身放在了地上，手指把住脚踝扭伤处。

男人的手很好看，手指修长，骨节明晰，皮肤很白，上面隐约可见筋骨纹络和淡青色的血管。

此时，那双手正抓着她赤裸的脚踝，指尖微凉，她却觉得有灼热的火苗顺着他触碰到的皮肤一路往上蹿。

向歌眨眨眼，心思微动。

被他抓在手里的那只脚，圆润的脚趾不老实地蜷了蜷，脚尖擦过他身上白大褂的边缘，蹭得衣料轻微地动了一下。

周行衍手指一动，捏着她脚踝的指尖力度大了些，直接弯着上半身，抬起头来，从她侧下方的位置看了她一眼。

女人垂着眼和他对视，表情茫然又无辜。

周行衍微不可察地眯了下眼，只一瞬，又重新恢复到没表情的神仙样，手直接松开，直起身子，声音放得有点低，清冷微沉：“没什么大问题。”

向歌有点遗憾，哦了一声，慢吞吞地放下脚，等了一会儿，又不死心地问道：“那小问题有没有？”

周行衍眉微挑，椅子侧转，向后滑了一点：“小问题就是扭伤，回家以后二十四小时内冰敷，之后热敷活血，平时小心一点，一周之内脚踝尽量避免受力。”他侧身重新回到桌前写医嘱，写完递给她。

眼睑微垂，男人的视线落回那只正往鞋子里塞的白嫩脚丫上，顿了顿，补充提醒道：“别穿高跟鞋。”

向歌脚受伤，至少一周内都不能工作，只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静养。

这个静养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喜讯，为她烦闷、充满负能量的暗淡生活增添了一抹让人身心舒畅的亮色。

甚至在家里待了几天下来，向歌觉得自己皮肤都变好了。

夏唯买了蔬菜水果，打开向歌家的房门进来的时候，就看见女人整个人倒着躺在沙发上，膝弯挂住沙发靠背，手里高高地举着 iPad 在抖。

把东西放在厨房小吧台上，夏唯翻了个白眼：“我看你一点也不像行动不方便的样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都做得来。”

向歌闻言，将手里的 iPad 放在肚子上，脑袋朝上仰了仰看她：“我这不是遵从医嘱吗。”她晃了晃腿，伸直抬高，“活活血。”

“你的医生小哥哥也没让你要着杂技活血。”

向歌对于她这个“你的医生小哥哥”的说法十分满意，嘴角愉悦地弯起一点来，没说话。

夏唯把袋子里的牛奶拿出来，将纸盒撕开，又从旁边的架子上抽了两个玻璃杯出来，倒了牛奶，放了块红糖，加热。她单手撑在微波炉旁边等着，指尖敲了两下小吧台的大理石桌面，看着沙发上高举着一双长腿躺着的人，依然不解：“你怎么就突然看上那个小医生了？”

向歌平躺在沙发上，脚跟相碰，磕了两下，懒洋洋地开口：“他不小了。”

“你又知道了？”

“我肯定知道啊。”

微波炉传来叮的一声轻响，夏唯端出温热的牛奶，将杯子里正在融化的红糖搅拌均匀，走过去放到茶几上：“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这种类型呢。”

向歌小心翼翼地放下腿，侧着往旁边歪，手撑住沙发，转过身坐起来，一条腿盘着，脚踝扭伤那条腿伸直了：“我是不喜欢这种类型。”

夏唯窝在旁边的软椅上：“我记得你之前在法国，也遇到过这种款式的小同胞——”她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继续道，“你当时说这种类型都很假。”

向歌没马上接话，沉默着俯身向前，伸手端起茶几上的牛奶。

温热穿透薄薄的玻璃杯壁渗过来，缓缓地熨烫着掌心，顺着指尖神经末梢一路攀爬，悄无声息地一直传到中枢神经。

她长睫毛微垂，舔着嘴角笑了一声，声音散漫：“我现在也觉得这种类型的很假啊。”

从向歌高一那年第一次见到周衍开始，她就觉得他很假。

他装模作样地站在那里，就好像他那张一本正经好学生的皮能遮住骨子里的嚣张

似的，一脸不食人间烟火的淡然样子，那双眼睛里却藏着冷冰冰的傲慢和不耐。向歌当时就觉得，这人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太虚伪了。

她就想激怒他，看他生气，看他原形毕露，所以，和他对着干。

并且当时十五岁的她，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这么做的。

夏唯高深莫测地看着她。

女人单腿盘着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牛奶杯冲夏唯眨了眨眼，长长的睫毛蝶翼似的扑扇。

夏唯：“你别冲我抛媚眼。”

“……我没冲你抛媚眼啊。”

夏唯挑着眉，没再多问，只摇了摇头，啧啧两声：“不过，那个小医生的脸啊，他们科室的护士开心死了吧，每天上班都很有动力。”

向歌捧住杯子，眼皮微抬，表情看上去有了点变化。

夏唯再接再厉：“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不如考虑考虑改行当护士去吧，要不然，你为了撩汉子，隔段时间就得崴脚当次伤患，对自己太残忍了吧？”

伤患翻了个白眼，顺手拽过身边的沙发靠垫冲她丢过去。

向歌的脚扭伤不是特别严重，在家里静养了几天已经好了七七八八，边缘比较浅的瘀青也消了大半。

第二天，她去医院复诊，虽然她的脚其实已经没什么事儿了。

工作日，夏唯上班，向歌也就没叫她，自己打了车到医院门口，心虚似的伸着脑袋看了一圈，才拖着步子优哉游哉地往里走。

她今天穿了件黑色棒球外套，背后金色刺绣的鹰展翅欲飞，头上戴着棒球帽，整个人呈现出和之前一次截然不同的风格。

她还谨遵医嘱地穿着一双 AJ5 奥利奥平底鞋。

向歌觉得自己乖得不行了，应该奖励一朵小红花印在脑门上。

她中午来，正是门诊午休的时间，人不多，也有一些人干脆没走，直接在等着医生下午午休结束。

向歌挂号以后，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在诊疗室的门口，头上棒球帽压得很低，只露出尖下巴和水润的唇。

那个位置斜侧面就是第五诊室，门依旧虚掩着，向歌随意地扫了一眼，刚好从门缝看到里面有白大褂衣角一晃而过。

向歌眨眨眼，盯着那道门缝，歪了歪脑袋，把耳机摘了下来。

耳机一摘，周围的声音瞬间就变得很明晰，她能够隐约听见诊疗室里有人在说话的声音，还有个女的。那女的还在笑。

向歌仰起头来，伸出一根食指，指尖顶着帽檐往上戳了戳，露出一双微微眯着的眼。舌尖扫过牙床一圈，她把耳机其中一端重新塞回耳朵里。人站起来，单手插进外

套的口袋，慢悠悠地走到最后一间诊疗室门口。

虚掩的门后，周行衍在说话。

“明天应该可以。”他说。

什么意思？

向歌心中顿时警铃大作，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提醒她有问题。

她清了清嗓子，抬手屈指象征性地敲了两下门，停顿两秒，直接抵着门板推开。人没马上进去，她只侧着身子，脑袋从门缝探进去。

周行衍依然坐在桌后，他面前站着个女人，头发到肩头，手撑着桌沿，身体前倾，身上的白大褂衣襟微微敞开。

向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两个将白大褂穿得像情侣装一样无比刺眼的人，没戴的那一端的耳机线弯弯曲曲地垂下去，一晃一晃的。

她特地换了风格，化了个心机“斩男妆”来复诊侦察敌情，结果所谓的骨科科室开心死了的小护士还没有发现，倒是先出现了个每天上班都超有动力的医生小姐姐。

小姐姐似乎对于被打断了不太开心，扭头看着她皱了皱眉：“现在是医生午休时间，不接诊的。”

向歌没看她，视线越过去直接与桌后的周行衍对视。

男人一脸冷淡地看着她，没说话，也没什么反应，眼都没眨。

向歌顿了顿，懒洋洋地哦了一声，道歉，脑袋一点一点地缩回去了，顺手带上门。

她的手压着门把手，动作稍停，没完全关上，依旧虚掩，开了点小缝，才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好。

没过一会儿，里面再次隐约地传来女人的笑声。

隔着门，那声音微弱，向歌却觉得怎么听怎么聒噪又刺耳。

这杠铃一般的笑声。

向歌开始后悔刚刚没把门关严。

她翻了个白眼，干脆重新把两个耳机全部塞回耳朵里，将音乐声调大，闭着眼，仰头等着。

下午两点午休结束，向歌来得早，号码也靠前，没多久就叫到她，好巧不巧，还是五号诊疗室。

她摘了耳机塞进外套的口袋里，将跷着的长腿放下，走到门口，敲门进去。

她关好门，转过身来，周行衍刚好抬起头。

女人一件白色T恤，外面黑色外套，有淡金色刺绣从背后蜿蜒到袖口。

头上的黑色棒球帽往上翻了点，她的妆很淡，唇瓣丰润晶莹，眼线刻意画得略微下垂，柔和了她原本过于锐利的眼角弧度，面部线条也没了之前浓重阴影打出的棱角分明感。

下眼睑眼尾的地方不知道是眼影还是什么，扫了点浅浅的粉红，竟然还有点可爱。周行衍觉得化妆真是一种神奇的技能。

这跟几天前的那个黑裙、细高跟、凹眼窝、大烟熏妆的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吧。他正想着，那边向歌已经走过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脚还有点不方便，她走得有点慢，蹭到桌旁坐下，将病历本递给他。周行衍接过，视线落在她纤细白嫩指尖的透明指甲油上，嘴角不动声色地弯了弯。她连指甲油的颜色都换了。

他垂着眼，又看向女人脚上的球鞋，低低地呵了一声，慢悠悠地收回视线，翻开病历本：“我还以为你不是会听医生话的人。”

向歌还记得刚刚他和那女医生一起时的冷漠反应，眉梢挑起，声音懒散地回道：“我还以为你这才几天就把自己的患者给忘了。”

她话音刚落，周行衍动作一顿。

男人低垂着的长睫倏地扬起，下颌线微绷，薄唇抿着，就那么没情绪地、直勾勾地看着她。

向歌微怔，对上那双又亮又黑的眼。

几秒之后，周行衍突然毫无预兆地就笑了。

忘了？

她化成灰，他都记得。

周行衍抬着眼看她，长睫毛细细密密的，漆黑如乌鸦的羽毛。嘴角含着笑，牵出左边嘴角一个极浅的梨涡，笑意却未达眼底，漆黑的眼里藏着幽光和冷漠的嘲讽之意。这个笑好像不太友好。

向歌根据自己对这个人多年前的了解，迅速做出判断，软趴趴地靠在桌沿的上半身直起来了，下意识地往后倾了倾，就好像怕面前的人下一秒会直接探身过来打她一样。

头偏了偏，她心虚地别开了视线，抬手把棒球帽的帽檐稍微往下压了压，遮住眉眼，虽然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心虚什么。

周行衍看着她一系列动作，挑了下眉，垂眼翻开手里的病历本，声音平淡道：“午休时间，医生不接诊。”

向歌哦了一声，戳了戳帽檐，撇了撇嘴：“这就是周医生冷漠面对你疼痛难忍的伤患——”

——缩在办公室里面和你的美女同事打情骂俏、嘻嘻哈哈、你依我依的正当理由？

那女的哪里好看了，长得还不如她昨天晚上剪下来的手指甲！

她说到一半顿住了，剩下的话默默在心里翻滚了一遍，没讲出来。

周行衍一只手捏着病历本，抬起头来。

刚刚她站得远，现在人坐近了，他能够清晰地看见她眼睛下方画出来的小卧蚕，下眼睑尾部浅粉红色的眼影还带着淡淡的珠光。

注意到他在看她，女人不再撇嘴，洁白的贝齿轻咬了一下涂着樱粉色唇膏的水润